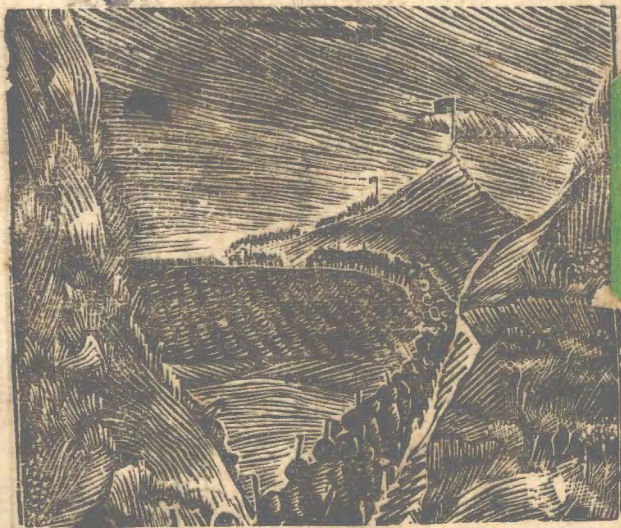


國立戲劇學校

戰時戲劇小叢書

覺悟圖書館

李慶華執筆



卷三

覺

悟

街頭劇

李慶華執筆

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小叢書第三種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覺悟 (街囑劇)

每冊實價國幣一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
所有

執筆者 李慶華

參加創作者 張逸生 謝重開

封面木刻 王大化

出版者 國立戲劇學校

(臨時校址長沙稻穀倉)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印刷者 長沙碧雲軒

小引

自全面抗戰展開以來，發動廣大羣衆，已成後防工作之重心。戲劇爲喚起民衆、訓練民衆、組織民衆之良好工具，盡人皆知，勿待贅言。本校使命所在，不敢後人；除向民間作抗戰戲劇宣傳之演出，並協助各抗敵團體作同樣工作外，特將本校員生最近創製或改編之戲劇作品編爲戰時戲劇小叢書，以應需求，藉合實用。惟同人等才力有限，掛漏之處自所不免，尚祈海內名賢多予指教是幸！

余上沅謹識

愛好戲劇的朋友作爲參考。

關於演出「覺悟」的一點意見

街頭劇既然是戲劇部門中一種新的形式，那末在演出方面當然和舞台劇不同，這裏關於演出「覺悟」從實踐中得來的一點經驗，貢獻給諸

一，首先我們要注意劇中主要人物張國保的性格，他是一個自私，怕死，苟安的一個小市民的典型，他雖然冒充逃兵，但那是生活逼着他走上這條路的，他的心並沒有死，所以他不是一個無賴徒，不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。當現實的教訓把他苟安的迷夢打破了，他爲了報家仇雪國恥，便毅然決然的去作前線抗敵的戰士。所以飾演者爲了後面性格的轉變，在前半段要避免過分的誇張，而不要使觀衆把他看成一個真正不可救藥的人；同時在張國保轉變的時候，飾演者必須拿出真感情來，才能使轉變可信，不覺得突然。假如忽略了這一點，便影響了全劇演出的效果。

二，傷兵最好能說北方話，尤其以山東話或徐州話爲最相宜，因爲

傷兵很有些位是北方人，聽起來比較親切真實。我們幾次都這樣試驗，都收到相當好的效果。

三，客棧老板和飯店老板是兩個丑角，所以對話不免誇張一點，假如依照舞台劇的看法，似乎有些過火。但要顧到街頭上的效果，動作和對話不妨加以強調。

四，兩個宣傳員，我們用兩位女同學扮演，其他學校或非職業團體演出，或者缺乏女演員，也可以用男演員飾演，對於整個效果並無損害的。

五，關於演出地點，當然是在街頭或廣場為最相宜，更希望和觀眾打成一片，不過有時因為漢奸或逃兵登場，容易在眾怒之下，引起糾紛，所以在事先必須戒備。或者利用高地或草台演出，和觀眾有一點距離，也能收到同樣的效果。

六，在演出之後，如有觀眾演說，當儘量歡迎，以增加宣傳的實效。因為幾次演出的經驗，故提出以上數端以作參考，更希望做救亡工作的朋友多指正。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

李慶華

本劇第一次由國立戲劇學校二年級同學演出

執筆者：李慶華

參加創作者：張逸生

謝重開

導演者：萬家寶先生

飾演者：

宣傳員甲 凌瑄如

宣傳員乙 金淑芝

張國保 郭藍田

青年工人 李慶華

客棧老闆 趙鴻模

飯店老闆 謝重開

傷兵甲 王大化

傷兵乙 駱文宏

覺悟

(街頭劇)

人物：張國保(因服兵役而逃跑的人)

宣傳員：甲

乙

青年工人

客棧老闆

飯店老闆

傷兵

甲 乙

(開場時，宣傳員甲站凳上演講)

宣甲：各位同胞！現在全民抗戰已經開始了，東西南北好多地方都成了戰場，抗戰的空氣，可以說是傳佈到全國每一個地方，現在不管是戰區以內的同胞，或是戰區以外的同胞，是沒有一個人不關心這次戰爭的，因為這次是中國有史以來所沒有的最光榮的民族抗戰！

日本帝國主義者，侵略我們的目的，是想亡我們整個國家，六年

前他吞併了東北，那還不過是吞併中國的第一步，今年八月間，他們進攻上海的用意，就是要威脅我們整個的國家，現在他們的軍艦已經在我們的沿海佈滿了，他們的飛機已經向我們每一個城市村鎮狂亂的轟炸，死傷的人民和被毀的財產，根本沒有法子計算了！

總而言之：不論是在政治，經濟，文化各方面，處處都受他們的威脅，他們是用整個的力量來侵略我們，來殘害我們，所以我們也不能不以全國的力量去抵抗他們，爲了這一次全面抗戰的最後勝利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中國的老百姓，都應該參加到抗戰的隊伍裏去，我們要爭取我們個人的生存，我們要爭取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，我們一定要參加到抗戰的隊伍裏去！

現在政府已經實行了徵兵制度，所以從今以後，我們每個國民都有當兵的義務和權利了，諸位同胞，我們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國土，當兵！是我們國民最光榮的事情！自然也不是說無論什麼人都要去當兵，年老的，婦女，小孩子他們可以在後方做別的工作，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能拿槍的年青人，就一齊去當兵，一齊上

前線去殺敵人。

諸位！你們要曉得這一次的政府遷到重慶去辦公，就是政府已經下了決心，要抗戰到底，所以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兵！只要前綫有了兵，再接再厲的打下去，總有一天會把他們斬盡殺絕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。

諸位：假如我們缺少兵士，前線就沒有人打仗，前綫沒有人打仗，我們還能夠抵抗我們的敵人嗎？所以，爲了國家，爲了自己，爲了以後的子孫，我們要用熱血去換取我們民族的生存，我們國家的自由，所以我們每一個年青的人，只有去當兵，只有去當兵！

張國保：（從人叢中走出來尷尬地）講的好！講的好！對不起，諸位先生，我借個地方。

宣甲：幹什麼？

張：我求諸位幫幫忙！我是個當兵的，前四個月從蘆溝橋回來的，您看，我這有地狀，請諸位幫幫忙吧！（把地狀展開在地上）

宣甲：（讀地狀）「兵士張國保，河北省人，因爲日本鬼子炮打蘆溝橋

，佔了北平城，我們的隊伍在前線打散了，（向宜乙）哦！他是個當兵的！（接着讀）小的無處可逃，就來到此地，到了此地，因為找不到事做，身上幾個錢也都用光了，沒有法子，只好向諸位愛國的先生們太太們，求幾個錢，做盤川好回家（向宜乙）哦！他求幾個錢回家的，（接着讀）常言說得好，衆人幫一人，今天諸位帮小的，小的永遠不忘諸位的大恩大德！（讀完後和乙私語）

張：唉！實在沒法子，幾千里路，來到此地，人生面不熟，唉！實在沒法子，人生在世誰不要面子，誰願意厚着臉當街向人要錢，可是有什麼法子，不這樣做那就只好餓死，唉！我要有第二條路可走，也不做這丟臉的事情！

宜乙：你是從前線回來的嗎？

張：是的！小姐，我就是最近從北平退下來的！

宜乙：你們的隊伍全打散了嗎？

張：嗯！我們一師人全打散了！

宜乙：就是你一個人逃到這兒的嗎？

張：是的，小姐，就是我一個人跑到這兒來的，說起來，真傷心，我們一師人上了火綫，幾天的功夫，被打的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有的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，就只有我一個人逃到這兒來的，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。

宜乙：那末你爲什麼一個人老遠的跑到這兒來呢？

張：唉！說起來話長得很，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會跑到這兒來，因爲我們隊伍在北平跟鬼子開火，開頭打的還不錯，後來日本看步兵打不過我們，就用大炮轟，飛機炸，坦克車衝鋒，我們因爲大炮很少，又沒有飛機，又沒有坦克車，所以沒有辦法，就一面打呀，一面向後退，就一直的退下來，退到後來，我們的隊伍看實在沒法子打了，隊伍就散了，我也就逃了出來，可是，跑到那兒去呢？後來我一想就想到此地有一個老鄉，也在軍隊幹了點事，所以我坐了平漢車就到此地來找他，可是到了此地，唉！我的老鄉也開到前方去打仗去了，據說是在上海，所以弄得我沒有辦法，帶了幾個錢都用光了，飯也沒得吃，才走這條路，唉！真是，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！

宣乙：聽你的話，你是想弄幾個錢回家是不是！

張：是的！是的！只要諸位先生多少幫我幾個錢，夠盤川的，我就回家去了，唉！不回家回到那兒去呢？做事吧？找不到事做，討飯吧？老實說真拉不下臉來，諸位想想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，不回家那有第二條路可走呢？

宣乙：剛才聽你說你的家不是在河北省嗎？

張：是的！小姐！在河北！

宣乙：那！你的家已經回不去了！

張：回不去！噫！要真想回去，那有回不去的！

宣乙：現在的河北省差不多全成了戰區，津浦綫平漢綫的戰事，都打得
很厲害，你的家既在河北，那怎麼回得去呢？

張：據我想總可以回去，因為我的家在鄉下，而且離鐵路很遠，我想日本兵不會打到我們那兒去的！

宣乙：不見得吧！現在河北的戰線很長，日本兵既然佔了鐵路綫，難到你們鄉下他就不會去嗎？

張：唉！我也想過，可是我打定了主意，就是不能回去，我也要回去（走上前）諸位想想我家裏還有一家人家，有爸爸，有媽媽，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我自從出來當兵，已經好幾年沒有回家了，不知家裏弄成什麼樣子，我怎麼不回去看看呢？再說吧！死在家裏總比死在外面好，一家人死在一起，總比死得東一個西一個好，！

宣乙：（逼近張）你這樣說我認爲不對，現在河北各地都變成了戰場，年青的人不是加入了義勇軍就是加入了遊擊隊，年老的，女人，小孩子有些都逃出來，沒有逃出來的，差不多全被日本鬼子殺了，你沒有聽見報紙上說嗎？

張：（退回後方）唉！誰說沒有聽見呀！

宣乙：據說，在日本兵佔了保定的時候，見了我們老百姓就殺，在殺的時候，說是每個人給五塊錢，叫大家在一個地方集合，其實那兒給錢，還不是騙人！把年青的都拉出來，叫他們上前綫送死，後來再把年老的，女人，小孩子都放在一起，把機關槍支起來，對着他們掃射，一次就是幾千哪！一次就是幾千！（張歎氣）這還不算，最叫

人傷心的，就是把人家的婦女們，拖出來在當街上，把衣服都剝了去，用刺刀刺死，日本兵還在旁邊拍手大笑呢？諸位你們想一想，日本人野蠻到什麼程度，假如大家這時候再不起來跟日本鬼子拚，總有一天會打到我們這兒來，我們的父母，我們的弟兄，都會死在日本鬼子的手裏，你們諸位想想，還是在家裏等死好，還是大家起來把日本鬼子趕出去好？

工人：打！打！誰不打誰就不是人，非把鬼子趕出去不可，來一個殺一個，非把日本強盜殺完了不可！

宣乙：（稍停）請你想想看，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你還能回家嗎？

工人：（走近）喂！老兄！人家說的是實在話，你的家如今都叫鬼子佔了，你還能回去嗎？說句不好聽的話，你回去不是白白送死嗎？你是一個年青力壯的男子漢，而且你又是幹軍隊的，在前線打過仗，你爲什麼不殺鬼子，反而送給他們殺呢？

張：大爺！你的話說的對！回家等於送死，可是大爺你替我想想，我不回家又怎麼辦呢？那我只好餓死了！

工人：笑話！笑話！怎麼會餓死呢？你既然是個當兵的，你爲什麼不去打仗？不再上前綫去打日本呢？

張：大爺！我剛才不是說過了，我們隊伍全散了，一個都沒有了，我想怎麼回到前綫去呢？

工人：那——那！照你這樣一說，只有回家了，可是我勸你還是不要回去，（向大家）諸位！你們說是不是？

宣乙：喂！我問你！你們的隊伍是從那兒退下來的！

張：我是從北平退下來的！

工人：啊！你是從北平退下來的，那末這一次華北的仗，開頭就是你們打的嗎？

張：是的！是的！就是我們先動手的（回頭）

工人：你們軍長不是宋哲元嗎？

張：是的！是的！

工人：哼！宋哲元這一次我真有點不贊成他，從前在喜峯口打仗的時候，誰不佩服他，尤其是大刀隊，日本鬼子一見就嚇破了胆！可是後

來做了北平什麼軍分會的什麼委員長，就越來越不成了，處處跟日本人讓步，他不知道日本人不識抬舉，你越怕他，他越欺負你，據說這次蘆溝橋的事，不是他想跟日本講和，馬上就跟日本動手，天津北平還不會失，就是失了也不會那麼快！

宣乙：你既然是北平退下來的，那末日本兵打蘆溝橋的情形，你當然很清楚了？

張：當然知道，那時我們一師人就駐在蘆溝橋，講起來又叫人寒心，還是不講吧！

工人：說呀！說呀！你說給我們大家聽聽，不好嗎？

張：讓我說！

工人：你要是真打過仗的，你就說得出來！

張：好！是這樣，原先日本鬼子天天在那兒大演習，其實演習是假的，不過借這機會動手罷了，果然不錯，後來就向我開槍了，當時我們不睬他，後來他以爲我們怕他，就不客氣的衝上來，他們既然不防備，我們也就不客氣，就用大刀衝上去，被我們殺死了許多，他們

當然不甘心，（上前）當天晚上就用大炮向我們橋上轟，先前我們還是死守，後來我們實在守不住了，就完全退却了，哎呀！就這一夜的功夫，蘆溝橋就給日本大炮轟平了！（回頭就走）

傷兵甲：（一把抓住）轟平了，誰告訴你的？

傷兵乙：走吧！走吧！回去吧！

傷甲：別忙！聽一聽！

工人：他們大炮就這麼利害嗎？後來呢？後來怎麼樣？

張：後來！後來我們就退下來了，一直退到保定，在保定打了七天七夜，我們就七天七夜沒有睡覺，也沒有吃飯！

工人：唉！在前綫打仗真不容易！

張：可是有什麼法子呢？他們有飛機有大炮，飛機天天在天上飛，大炮天天向我們轟，把我們戰壕都轟平了，你想戰壕轟平了，還能守嗎？所以我們守不住，只好向後退，後來我們就退下來，一直退到石家莊，我們一師人就打散了，我也就跑出來了。

傷甲：這傢伙不大對，不像打過仗的！

傷乙：老鄉！你退得這麼快嗎？

傷甲：（推乙）噫！別多話，你聽他說完呀！

工人：你的話，我也覺得有點不相信，日本人恐怕不像你說得這樣厲害吧？

張：（向兵，胆怯地）可是！我不是說日本人厲害，我是說日本的大砲厲害呀！

工人：日本的大砲，究竟怎麼厲害呢？

張：說起來真怕人，他們的大砲能打八九十里，一砲能打三個砲彈，而且打得非常準，先是一砲一砲的放，後來就是一排一排的放，一排就是幾十砲，哎呀！就像下雨一樣，一會功夫就把我們戰壕轟平了，你看真赫死人！

傷甲：這小子，大概是個騙子！

傷乙：對！混蛋！你瞎扯什麼？

張：（不得已的笑）這位同志，他說我瞎扯，那真是笑話，難道打仗也好冒充嗎？諸位不信我可以發誓，（跪狀）我要說一句假話，叫炸

彈把我炸死！好不好！

傷乙：他媽的，這小子那兒來的？（衝上去被甲擋住）

傷甲：幹什麼！

傷乙：我揍他！（對乙使個眼色，乙退甲上）

傷甲：（拍張肩）你這位老鄉是從前綫下來的嗎？

張：（侷促不安）是……呀？（想退下去）

傷甲：（拍張肩）別走！我也是從前綫下來的！

張：（倍笑）那！那咱們是一家人了！

傅甲：可是我問你，你老兄是那一軍，軍長是誰？

張：同志！你問我？

傷甲：（大聲）嗯！我問你！

張：（口吃）我……我是廿九軍，軍長是宋哲元！

傷甲：（緊追）那一師？

張：八，八，八十九師，

傷甲：（怒）放屁！二十九軍那來的八十九師！

傷乙：（舉拳要打）你這個混蛋！

傷甲：（向乙）去！讓我！（抓着張的衣服）你明明是冒充軍人扯謊騙

錢，你還發誓，走！跟我到警備司令部去，槍斃你，！（拖張）

張：（向後賴）同志！我沒說謊，是真的！

傷甲：是真的？（指他的頭）要你的腦袋是真的！

張：我，我實在是從北方來的！

傷乙：老王！用不着送到司令部去，揍他兩下吧！

傷甲：不成，他侮辱我們中國軍人的名譽！

張：不是！同志！我實在無路可走，我說的是真心話，

傷甲：真心話！去你的吧！別替我們丟臉了（把張推倒地上，又要走上

去打，宣傳員乙攔住。）

宣乙：（熱烈地喂）同志！先用不着打他，前綫情形到底怎麼樣！

傷乙：（指張）他媽的，前綫那像他說的！

宣乙：諸位！現在我們請這位同志告訴我們前綫的情形！

宣甲：我們歡迎這他們講（鼓掌）

(宜傳員將傷兵二人拖到場中，宜乙將凳子移前)

傷甲：講？(沒想到)要我講？

宜乙：是！請你講！

傷甲：(不好意思，向傷乙)你說吧！

傷乙：(推甲)你說你說！

傷甲：還是你說！

傷乙：你說你說！你會說！(退到一邊)

傷甲：(無可奈何)好！我說我就說！(站凳上，大家鼓掌復又下來，

向傷乙指張)你看着他，別讓他跑了！(復又上去)諸位！請大家靜一靜！我跟大家說幾句話，剛才他說他是前線來的，還說日本大炮怎麼厲害你們都信嗎？也許你們不知道前線的情形會相信的，可是兄弟是從前線受傷退下來的，我們在前綫打了兩個多月，難道我們還不知道這一次打仗的情形嗎？他騙得了你們，還騙得我們嗎？這
個渾蛋！

工人：他剛才說的時候，我就有點不大相信！

傷甲：他說在蘆溝橋事變的時候，是一師人駐在蘆溝橋，真是活見鬼，我想看過報的人都知道當時駐在蘆溝橋的只有一連人，就是一連人跟日本兵打的，打了好幾天，因為奉了上邊的命令，才撤退，橋也不過給炮彈打壞了幾個洞，他方才說日本兵一夜把蘆溝橋炸平了，這不更是糊說八道嗎？

這個渾蛋又說，他退到保定，打了七天七夜，沒睡覺，沒吃飯，後來隊伍打散了，這更是糊說八道，我們在永定河打了將近一個月，難道我們不知道嗎？他說七天七夜沒睡覺沒吃飯，你們相信嗎？再說一師人有一萬多人，全打散了，連一個都沒有了，你們相信嗎？

在前綫睡覺的時候少，那是不錯的，可是七天七夜沒有睡覺，我真是沒見過，因為對付敵人，一天沒有吃飯是平常的事，但那是因為只顧拚命，把吃飯就忘了，不是沒有東西吃，可是七天不吃飯，我想只有這個渾蛋能辦得到。

這還不算什麼，最叫人恨的，是剛才說日本的大炮多麼厲害，打

八九十里，一排幾十炮，像下雨一樣，又是把戰壕都轟平了，給他這一說，簡直不得了，像是仗也沒法打了，只有等死了，諸位，你說這個渾蛋可恨不可恨？我真不相信他是個中國人！

我們知道，日本最大的大炮也不過打三四十里，而且這次華北戰場上，日本最大的炮，最多不過打二三十里，那裏有打八九十里的事？他還不是糊說八道嗎？他又說把我們的戰壕都轟平了，諸位想想！戰壕就那麼容易轟平嗎？我們在永定河守了一個多月，照這一說，我們連一天也不能守了，再說難道日本有大炮，我們就沒有嗎？日本有飛機，我們就沒有嗎？

工人：對！對！我們有大砲也可以轟他們呀？

傷甲：說良心話，我們現在打傷了，還願意趕快回到前線去，在後方沒事做真待不住，我們大家只要團結起來，打起精神去幹，日本的大炮飛機真是不可怕的。（鼓掌）

老實說：我們在前方，所怕的就是我們後方的同胞不援助我們，只要後方援助我們，我們前方不會退下來的。（鼓掌）

宜乙：這位同志的話說的不錯，我們要打敗日本，來靠前方的將士拼是不行的，我們後方的民衆，應該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來援助我們勇敢的將士，我們的抵抗才能持久，最後才能得到勝利！

傷甲：諸位還要明白，我們前方的兵士，不是他剛才說的那樣怕死，也沒有有一個從前綫好好的逃到後方來的，我們前方的兵士沒有一個不是抱着犧牲的決心的，我們只知道前進，沒有一個後退的。（鼓掌）諸位沒有聽說，前線我們時常一營一團的戰死嗎？那就是說，打剩了一個人，我們還是打，（鼓掌）這是我們常軍人的爲國家盡忠的時候，沒有那一個怕死的！（鼓掌）

這個渾蛋他方才說，一師人不到六七天全都給日本鬼子打散了，你們相信嗎？你們相信嗎？（衆說不相信）老實說我們不但相信，並且覺得他是在這裏造謠言，造謠言的人真是沒有心肝，簡直是污辱我們在前綫作戰的軍人，我們中國軍人沒有一個是怕死的。（下）

傷乙：（向甲）老王，你講的不錯，你真有兩下子！

傷甲：（向張）聽你的口音是河北人，你是個年青的男子漢，你的家已經給兵佔了，你的爹，你的娘，說不定早給日本兵殺了，這時候，你應該上前綫報仇殺敵，你不應在後方苟且偷生，更不該冒充軍人欺騙老百姓，恐嚇老百姓，你摸着你的良心想一想，你這樣做能對得起國家，還能對得起你父母，還是能對得起自己呢？

傷乙：（用腳踢張）說呀！說呀！怎麼不說呀？

宜乙：這個人真太沒有心肝！

工人：我看他一定不是個好人！

（大家齊聲唾罵）

客棧老闆：（從人叢中擠進來）喂！喂！在這兒！在這兒！

飯店老闆：在那兒？在那兒？

客：你看！你看！蹲在地上的，那不是他嗎？

張想逃跑，結果被飯店老闆抓住）

飯：（抓着張的右手）我們找了你好半天！

客：（抓着張的左手）可把我累壞了！

飯：火車站，輪船碼頭，！我都找過了！

客：你跑這兒來現眼了！

飯：你怎麼不死呢？

客：欠我的房錢不給！

飯：吃飯不給錢！

客：一住住了一個多月！

飯：吃了七八十頓！

客：一個子也不給！

飯：你這個窮光蛋！

客：你這個騙子！

飯：個渾蛋！走！

張：（面無人色）老闆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

飯：放手！

客：我好不容易抓着你！

飯：放手！

客：他媽！你又跑了！

傷甲：你先放下手！

飯：這個窮光蛋，要不是這兩位？

客：我一皮錘捶死你！

（張默默無語）

傷甲：你說呀？

傷乙：你說呀？

飯：你說話呀！

客：你出氣呀！

張：（難過）老闆！你看這許多人我能跑了嗎？

你放手！有話慢慢說！

飯：我跟你沒有什麼說的！

客：你住店要算賬！

飯：吃飯要給錢！

客：不給錢我門就到警察去！沒有什麼說的！

傷甲：老兄！你放手，他跑了有我，你先把詳細情形說給大家聽聽！

飯：好！我說給大家聽聽！我是開飯店的！

客：我是個開客棧的現在已經住了一個多月！

飯：連吃飯一共十幾塊錢！

客：一個錢也沒有給我們！今天早晨他跑了！我找了半天，幸而在這兒找到了，你說他不給我們房錢能行嗎？

工人：（推張）你這個人真豈有此理！

傷甲：豈有此理！這個小子！

傷乙：（上前抓張）我揍你……

宣乙：別打！（大聲）別打！（半響，大家都看張，不出聲響，慢慢地）你看他哭了，他掉眼淚了！他心沒有死！他會改的！

張：（慢慢站起來，拭目）小姐！讓我說句話好不好？

宣乙：你有話！

張：我有話；我有一肚子的話；讓我跟大家講講！

（站凳上）是的；我難過極了，我覺得我過去做的事，的確是不應

該，對不起國家，對不起父母，對不起我自己的良心，我是個洋蛋；（打自己的嘴）我老實告訴諸位吧，我的確不是個當兵的，我一天兵也沒當過，我是從家裏逃出來的，因為家裏徵兵，抽壯丁，我才逃出來的，我怕當兵，我怕打仗，我胆小，我怕死，因此我丟了家，丟了父母，丟了妻子老小，我一個跑出來，我是想等戰事平定了，再回家去，可是我出來沒有幾天，我的家就被日本兵佔了，我回不去了，我知道我的家會給日本鬼子燒了，我的父母全死在日本人的刀下，我知道我從此永遠沒有家，沒有父母，我應該去殺日本鬼子，我應該給我的父母報仇，可是，可是我膽小，我怕死，我自己只顧自己，我沒有出息，所以我就跑到此地來做這種丟臉的事，沒有良心的事，可是現在我聽這位同志的話，我覺悟了，我覺悟了，我知道我是一個男子漢，不應該苟且偷生，不應該看着仇不報，我知道這樣活下去，不如一條狗，不如在前線打死了光榮，所以我覺得從今以後我只有一條路，（大聲）只有一條路！去當兵！只有上前線去給我的父母報仇，去給我們全國的人報仇！報仇！（拿聲）

傷甲：（向大家）來！替這個兄弟喊個好！

大家：好！

傷甲：（抓着張）朋手！對！只有一條路！我們全中國的人，只有這一條路！去當兵！

傷乙（向張）好小子；這才是個男子漢，大丈夫！

張：諸位！可是要請你們先告訴我，我怎樣到前線去呢！

宣乙：那很容易，此地不是有個新兵招募處嗎？你可以到招兵處去呀！

工人：老兄！我很佩服你，你說的不錯，如今大家只有一條路，我是從上海回來的工人，我早就想當兵上前線去，現在我們一起去吧？我們馬上就去！

張：好！我們馬上就去！（向飯店老闆）可是我欠你的房錢？

飯客：什麼？

張：我那個錢……？

飯：哦！錢哪！算了吧！

客：我們不要了！

張：怎麼？

飯：不要了！

張：不要？老闆！

飯：你如今上前殺敵！

客：我再向你要錢！

飯：那我們就算沒良心！

客：走吧！

傷甲：喂！諸位！（向老闆）老闆站一下！（又向張）喂！我問你一句

話！你上那兒去！

張：當兵去！

傷甲：怕死嗎？

張：（大聲）不怕死！

傷甲：好！諸位！我們大家鼓掌歡送！

張：謝謝諸位！

宣甲：請諸位站一下，諸位！現在無論誰去當兵，就是我們的好弟兄，我們的英雄，現在這位同志已經決定去當兵了，我們大家唱個歌子送送他！來！大家跟我唱！

（唱義勇軍進行曲下）

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七日）

10212

2314

